如是我見

# 任人應唯賢

嚴　陽

如何用人是一門學問。

常識告訴我們，任人唯賢是十分明智的做法，任人唯親則是相當愚蠢的做法——就用人的目的來說，無疑是要充分發揮被用之人的聰明才智，把相關工作做得更好，所以，用人的標準就該是他是不是「賢」與「能」；反之，假如我們僅僅是看被任用之人與自己的血緣、感情等「關係」的親疏，那麼，很有可能耽擱相關工作。這樣的道理本身並不深奧，甚至可以說相當淺顯明白，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想要眞正做到卻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不同的用人觀，則會帶來不同的後果。

南宋洪邁《容齋筆記》中，有「秦用他國人」一章。這一章說到戰國之時「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遊士」，但是，六國用人和秦國用人的具體做法卻有所不同。不同在哪裏？在「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獨秦不然，其始與之謀國以開霸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樓緩趙人，張儀、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也就是說，六國在國家最高行政長官——丞相的任用問題上，非「宗族及國人」不用，而秦國則是不管你的「國籍」如何，以及你是不是與秦王同族、同宗。因此，六國用人只能說是一定範圍、一定限度裏的任賢用能，而秦國才是眞正意義上的任賢用能。

實事求是地說，洪邁「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的說法未必十分嚴密，因爲六國之一的楚國，在楚悼王時就曾經任用吳起爲令尹——楚之令尹就相當於秦國的丞相，而吳起爲衛人。因此，更準確的說法或者是，六國絕少任用異姓之人與他國之人爲相，而秦國則沒有在這方面設限。但洪邁有一點說得卻是正確的：秦國最終之所以能夠完成其霸業，那是因爲它眞正做到了任人唯賢；反過來說，其他六國之所以最終在與秦國爭霸的鬥爭中敗下陣來，從歷史上徹底消失，乃是因爲其在任人唯賢問題上做得不徹底。

六國國君爲什麼在相位的人選問題上，更多地選擇同宗同族之人與本國之人？也許是因爲他們認爲這個位置實在太重要了，位高而權重，假如選擇的人選稍有差池，可能導致大權旁落，進而導致國家發生改變——江山易主。而同族之人，本國之人則讓他們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信任感。那麼，秦國數代國君又爲什麼能夠做到眞正的任人唯賢？那是因爲他們都強烈地意識到了在那樣一個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十分強烈的年代，人才競爭是國與國之間的競爭的根本；他們也知道，要想最大限度地發揮人才的作用，需要擇優選用也需要用人不疑。而既然是擇優選用，那麼，是否同宗同族及是本國之人，也就不應成爲選人用人的標準。

從天下「遊士」自身的角度來說，「學成文武藝」，就是爲了「貨與帝王家」。因此，哪個國君出價更高，對人才更加珍惜、信任，或者說那個地方的生存環境更好，可以更好地發揮自身的聰明才智，也可以謀得更多的「利益」——政治地位、物質財富等等，自然他們就會奔向哪裏。而給異族、異國的人才設定爲官級別的限制，或者說丞相之位非宗族及國人不可的做法，顯然可能讓那些懷抱利器與雄心壯志的人心灰意冷，進而可能選擇轉投那些在用人問題上更大度的國君。如此這般，前者必然會在一波波的人才競爭中處於明顯下風，進而在國與國的競爭中處於下風。

當然，秦國也有自己的問題：沒有能夠建立起有效的監督機制，結果讓作爲客卿的丞相李斯在秦始皇死後有可能與太監趙高聯手進行暗箱操作，一手遮天與爲所欲爲。也因此，剛剛完成了國家統一大業並且似乎空前強大的秦朝不過十多年就土崩瓦解了。而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樣的結局又是不可避免的：因爲古代帝王專制有它從娘胎裏帶來的某些無法克服的先天疾病，而這些疾病決定了這樣的制度、這樣的國家，在向上走的時候可能諸多問題被掩蓋；但是，一旦奪得了天下，沒有了對手，那麼，很多問題就會爆發——其內部的種種矛盾會暴露與激化。所以，這樣的國家是不可能眞的如其統治者所願，一世二世而萬世的——就中國歷朝歷代的更替來說，有幾個不是這樣？所以，對一個清醒的國君來說，在努力做到任人唯賢之外，還有其他不少需要做的。

▲《魔鬼經濟學2》，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供圖

# 奇妙經濟世界裏的「善惡開關」

胡艷麗

燈下集

行爲經濟學好玩又有趣，它教你迅速忘記失誤重新開始，鼓勵你在適當的時間內「朝三暮四」迅速試錯，甚至是學會懶惰，凡事不再親力親爲而是委託他人，這些看似投機取巧的行爲，實則是經「成本——收益」分析後的優化選擇。除此，它還將教會你重新認識社會，看穿刻板偏見，識破商業小伎倆，避免成爲被他人操控的提線木偶。上述這些，只是行爲經濟學的入門階段，它還有更多的經濟魔法可以施展在社會領域，比如減少犯罪，挽救生命等。

在《魔鬼經濟學2：那些意外成功和奇怪決定背後的深層原因》中，澳洲著名經濟學家安德魯・利以各種生動有趣的案例，展示了行爲經濟學的諸種妙用。原來在經濟學的放大鏡下，這個世界有着那樣令人啼笑皆非的一面，撕下僞飾，縱橫交錯的社會網絡中寫着一個好大的「利」字。而在經濟學的顯微鏡下，我們又會看到這個社會存在那麼多刻板偏見，有時成功只是偶然、公平只是一個玩笑……

不妨先看一下生活中的誤區。在朱古力面前，人們往往會選擇先享用它的美味，而將減肥計劃延遲到明天再施行；明知早睡有益身體健康，仍然在每一個深夜堅守在電腦旁樂此不疲。在較小的既得利益，和較大的遠期獎勵面前，人們往往會選擇摘取眼前唾手可得的果實。爲何理性的人總是做出不理性的決定，爲何人們總是急於爲享受現在而折現未來？書中指出，短視是人類的通病，想像未來終歸是困難的，在未來的不確定和眼下的確定之間，兌現即時利益，會令人更加安心，這也恰是人們難以很好的執行遠期計劃，貪圖一時享樂的原因所在。

與透支未來相比，還有一個更深的誤區，便是「堅持就是勝利」。我們常用這樣的思想勝利法鼓勵孩子、鞭策自己，卻往往忘記了出發的目的。比如，堅持讀完一本不喜歡的書、堅持練習並不喜歡的才藝，堅守一份令自己痛苦的職業。這一點，在中國人身上尤其如此，曾經付出的越多，便越不捨離棄，甚至到了「頭懸樑、錐刺股」，以苦行僧的方式苦苦堅持的地步。殊不知，在這痛苦的堅持中，我們已經被曾經的付出，即沉默成本套牢。與其執著一份不喜歡的事業，賠上所有的快樂，不如迅速轉身，給自己新的機會，就像書中所說的那樣，果斷忘記掉在地上的雪糕，開始與另一杯雪糕的親密接觸。從經濟學角度，這也是一個自利的人應有的理智。

相比於高深複雜的經濟理論，行爲經濟學可謂是雅俗共賞，認識他人、了解自己是行爲經濟學的入門階段，而將其原理應用於社會公共生活以及商業、教育領域，更能顯現行爲經濟學的神奇魅力。享受完甜蜜的雪糕，現在我們要隨着安德魯・利的腳步，去公共領域探險。

## 經濟激勵立見成效

一七九〇年，英格蘭「第二艦隊」載着一千多名犯人起航，爲降低運營成本，犯人受到了最苛刻的對待，不僅伙食被剋扣，還經常被水手鞭笞毒打，到達悉尼海港時，百分之六十七的犯人奄奄一息，另百分之三十三的犯人殞命。如何能讓唯利是圖的船舶公司去惡向善呢？

答案非常簡單，即通過結果控制過程，政府給船舶公司的百分之二十報酬，將在犯人安全抵達目的地後給付，此新政一出，犯人的死亡率立刻大幅下降，這是船舶公司權衡成本、收益後的自然結果。原來那個撬動犯人生死開關的按鈕，並不是思想教育，而是經濟激勵。思想教育需要長期投入，若干年之後才能顯現成效，而運用經濟的手段，卻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人性中深藏着惡的種子，很多政治、社會、文化領域的問題，確需經濟的手段來進行解決。若有好的激勵政策，魔鬼也會長出天使的翅膀。經濟激勵的妙用還不止於此，它甚至可以化解未來的犯罪危機。比如適當改進監獄方的報酬取得方式，以犯人出獄後再就業的能力、重新犯罪的比率來確定監獄方的勞務費，這會大大降低犯人再次入獄的機率。作者大膽提出，也許通過適當激勵機制，私人運營部門會教會政府如何做事。

從經濟學角度，不論是致力於減少犯人重複犯罪的比率，還是通過增加義務教育投入，來防止青少年走上不歸路，都比投入更多的警力抓捕犯人、修建更多的監獄關押犯人，更有利於社會安定。這些來自於經濟學的提示，如果廣泛應用於社會領域，很多社會疑難雜症都將迎刃而解。需要注意的是，經濟激勵會產生廣泛的社會漣漪，了解人們面對激勵的反應，有可能產生的行爲改變，是執政當局必修的功課。如澳洲政府般，本是用於激勵的新政，不想卻改變了一些嬰兒出生的時間，甚至使一些人連死亡時間都推遲了，這啼笑皆非的後果，確是令人深思。如果說善的政策，產生了惡的後果，千萬別責怪民衆的唯利是圖，只能說明政策制訂者的幼稚與無知。

需要說明的是，大多數時候人們追求的是福利與幸福的最大化，而不僅僅是金錢收益的最大化，雖然書中所述的一些問題，與經濟並無直接關係，但是引入經濟的分析方法，權衡各種決策帶來的利弊得失，仍會幫助人們看清事物的眞相，優化決策。另需指出的是，書中所述的案例，並不一定關涉金錢，所做的成本——收益分析，也未必指經濟上的收益，它更多的指涉人的幸福、快樂，而不是以金錢權衡各種利弊得失。

# 杜甫兩位詩友

顧　農

文史叢譚

杜甫的組詩《解悶十二首》，是他大曆元年在夔州時的即興之作，各首之間並無密切聯繫，大抵是想到哪裏就寫到哪裏；這同組織嚴密的《秋興八首》大不相同。

這時已經上了年紀的詩人杜甫很喜歡回憶往事，這裏就提到兩位早年的詩友：薛據和孟雲卿，分別見於其四、其五兩首之中：「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一飯未曾留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

薛、孟二人後來在詩歌史、文學史上都沒有多高的地位，甚至難以提到，但杜甫很尊重他們，並從他們那裏學到不少東西。杜甫之所以成爲偉大的詩人，同他廣泛地向同時代的詩人學習，即所謂「轉益多師」（《戲爲六絕句》之六）是分不開的。

## 薛據繼承建安風骨

薛據比杜甫年長十來歲，應算前輩，杜甫很注意向他學習。薛據當過水部郎中，於是杜甫將他比作也當過水部郎中的南朝詩人何遜，又說何遜曾有沈約、范雲等知音，而薛據則沒有這樣的幸運——他的言外之意說，自己就是這樣的知音，可惜人微言輕，起不了什麼大作用。杜甫又將薛據與建安大詩人曹植、劉楨相提並論，這是很高的評價。

薛據出道甚早，開元十九年就進士及第，當過縣尉、縣令一類地方官；天寶六年又中制舉之風雅古調科第一，調進中樞任大理司直；天寶十一年秋天同儲光羲、高適、岑參、杜甫一起登上長安的慈恩寺塔，同時作詩，所以岑參的詩題作《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可惜薛詩今已不存。

薛據早擅詩名，他的老朋友高適在《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微》一詩中給予高度評價：「故交負靈奇，逸氣抱謇諤。隱軫經濟具，縱橫建安作。」稱頌他天資極高，敢講眞話，富於實際才幹（「經濟具」），而作詩則繼承了建安風骨。這最後一點同杜甫的詩句「曹劉不待薛郎中」看法完全一致。高適本人也是自覺學習建安詩風的，具體表現爲以高昂豪邁的熱情爲主，而亦不廢悲涼慷慨；他是盛唐時代的一流詩人之一。

同薛據、高適這些詩友的交往，進一步促進了杜甫對建安詩歌的學習和借鑒。杜甫同高適一直保持比較多的聯繫，有着終身的友誼；他同薛據的聯繫相對薄弱，但鏈條也並沒有全斷。大曆二年薛據在荆州，杜甫有《寄薛三郎中據》詩，其中深情地回憶舊事，又說起現在對方雖然年紀相當大了，而身體和精神都很好，詩仍然寫得極好：「聞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嗔。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代手，才力老益神。」可見杜甫讀過薛據的近作，並給予高度評價。

杜甫又有《別崔漢因寄薛據孟雲卿》，詩末特別提到「荆州過薛孟，爲報欲論詩。」可惜此事未得下文。其時天下喪亂，薛據似乎很快就去世或下落不明；其作品流傳至今者只有十來首，他總是用古風的形式寫局勢的艱難和自己的牢騷，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那個由盛而衰的時代。

儘管史料大量喪失，但是人們仍然可以感受或推測到，杜甫在青年時代肯定從前輩詩人薛據那裏得到過營養和啓發，否則就不能理解他爲什麼對薛據的評價如此之高。就現在能夠看到的文本而言，薛據似乎算不上「蓋代手」。

## 孟雲卿詩水準極高

孟雲卿比杜甫年輕十來歲，雖屬後輩，但水準很高，例如他在《悲哉行》中寫道：「朝亦常苦饑，暮亦常苦饑。飄飄萬餘里，貧賤多是非」，深刻地道出了大唐盛世裏弱勢群體的悲哀與不平。「貧賤多是非」一句尤爲傷心。高仲武《中興間氣集》卷下評孟詩云：「當今古調，無出其右，一時之英。」杜甫也很注意從他那裏吸收營養。早在困守長安期間杜甫大約就認識這位傑出的青年詩人，到乾元元年，他們又兩度重逢，杜甫就此留下《酬孟雲卿》和《冬末以事至東都，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爲醉歌》兩首詩，其中都表現了很深的友情。孟詩當年得到很高評價，唐人選唐詩的《篋中集》、《中興間氣集》都選了他的詩，但可惜他的作品流傳至今者也只有十來首。孟雲卿長於五古，大約又是喜歡論詩的，所以杜甫晚年得知他與薛據都在荆州時，特別拜託要往那裏去的一個親戚崔漢帶口信給他們兩位。

向地位高、年紀大的人學習，一般來說是容易做到的；在相反的情形下還虛心請益，就比較困難了。杜甫的高於流俗之處在於，他眞心實意地向一切高手學習，深知道之所存就是師之所存，所以他能集大成。

大作家並不是一開始就那麼偉大的，許多中小作家在大人物的成長過程中很可能曾經在精神氣質以至於創作方面給予過種種贊助和支持——歷史的眞相理應是如此；但由於史料不足證，這一重要的方面往往很容易被文學史的敘述所忽略。杜甫是一個特別謙虛好學的人，存詩又比較多，所以這方面的資訊現在還能看到一點，實在相當寶貴，值得深長思之。

魯迅十分重視「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衆」，他說：「想有喬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所以土實在較花木還要重要。」（《墳・未有天才之前》）中小作家以至文壇上的無名之輩，既是大作家創作的語境，也是滋養大作家的土壤。研究中小作家的意義，可以說即頗近於關注魯迅高度重視的「好土」。

盛唐時代詩歌創作的群衆基礎特別好，非常有利於從中生長出像杜甫這樣的參天大樹來。

# 希臘修道院

陳小卡

天南地北

希臘廣闊沃原上，經數百萬年地殼運動從汪洋變身的巨大石林山岩，奔天突起，奇狀各異，山色相別，高險崢嶸。山岩頂點，高踞一座座仰迎絢麗盛夏金陽的修道院，分立險峻高崖岩柱上，聳入藍天白雲間，俯望派恩奧斯河，靠近雄奇的品都斯山脈，懸空遠世，凌絕憑險，撼人心魄，總稱邁泰奧拉修道院，始建於十一世紀，鼎盛時有二十四座修道院及上千修士，現餘六所，是東正教最大最重要建築之一，世界文化遺產。從前上這些修道院非常困難，要費時登梯，攀繩，乘藤籃，坐滑車入內，因而獨特於世，邁泰奧拉即希臘語「懸在空中」之意。

獨立各峰頂上拜占庭風格的修道院，布局大致相同，以其教堂最奇偉宏麗，頂圓而四周呈多面型的紅瓦穹頂，在夏陽烈照下輝映暖慰人心之絳彩，牆以岩石磚塊嵌砌並與山崖成一體，山牆一抹靜穆沉凝清光，展示歷經世代風雨的恆久堅固。

沿階登山進入衆修道院中奇弘勢偉的十字形瓦爾拉姆修道院，步入教堂正方形主大廳，前有屏風，其後是隱蔽的祭台，兩側有半圓形穹頂的側廳。微弱燭光影影綽綽，照見昏暗大廳穹頂與四壁滿布拜占庭風格壁畫，描述基督教初興時耶穌及追隨他的聖徒在種種酷刑逼凌下堅守信念。畫作中更意味深長的是，羅馬皇帝從迫害到推廣基督教後，聯合教會以酷刑威迫非信仰基督教的希臘人改信基督教，斬首、斷舌、挖目、扒皮……陰暗幽照下一幅幅慘酷血腥畫面讓人毛骨悚然，畫裏敘說千載前宗教的興亡更替。西方文明源頭中古希臘多神教體系及古羅馬多神教體系的延續，就如此被西方文明另一源頭希伯來基督教文明一神教截斷。西方宗教文明演進爲基督教文明。爾後，東正教旭日在愛琴海升起，漫照四方。

在東正教修道院，在這通過苦修苦行堅定信仰、弘揚教義之地，通過畫作，將以身殉道的耶穌及聖徒，與面對羅馬皇帝和基督教會的酷刑仍堅守信仰的多神教信徒並列，透現深沉高遠精神。一種宗教或信仰初興時，常代表一種民主性，以解放被壓迫者爲志，謀大衆福祉，爲底層爭利益，求蒼生得撫慰。然而，當其掌握政權或爲當權者所用，就一方面通過給人心靈撫慰、終極關懷、生活照拂，感召聚結信徒；一方面憑藉強力甚至動用國家機器將宗教信仰推行爲制度，有的更演變爲文明。後來，從赤裸裸的專政和血淋淋的暴力變爲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方式上的強勢。各種宗教和內蘊宗教功能的信仰爲存在發展相競逐，展優長，有時甚至起衝突，展現不同程度的排他性。不少最終走向其新生時的反面，極權專斷，抑新遏變，爲保自身利益站到歷史進步的對立面，有的更腐化墮落，然後被新信仰取代。

步出昏暗大廳，夏陽強光迎面耀目，恍惚四顧，發覺身立險陡崖邊，忽見一黑袍罩裹白衫的修道士在險峻山岩頂修道院紅牆邊靜靜走過，心像投進一縷陽光，驀被觸動。黑白讓人聯想黑夜與白天。白晝與黑夜是天地萬物必遇的輪迴，亦是每一信仰不免的宿命。一顆顆燦耀歷史夜空爲人類指路的信仰星斗，大多給世間帶來一片光明前景後自墮黑暗，從此煙消雲散；少數迷失於歷史黑夜後，以變革爲力量衝出夜幕，去垢吸光，重塑自身，再現光明的峰尖上，帶來新的晨曦。

回程車上，一座座高山險峰瞬間已在身後，思緒漸從修道院畫作裏宗教藝術王國返身當下，回眸當世，各種宗教與信仰的輪迴還似在進行……

◀「懸在空中」的邁泰奧拉修道院

作者供圖